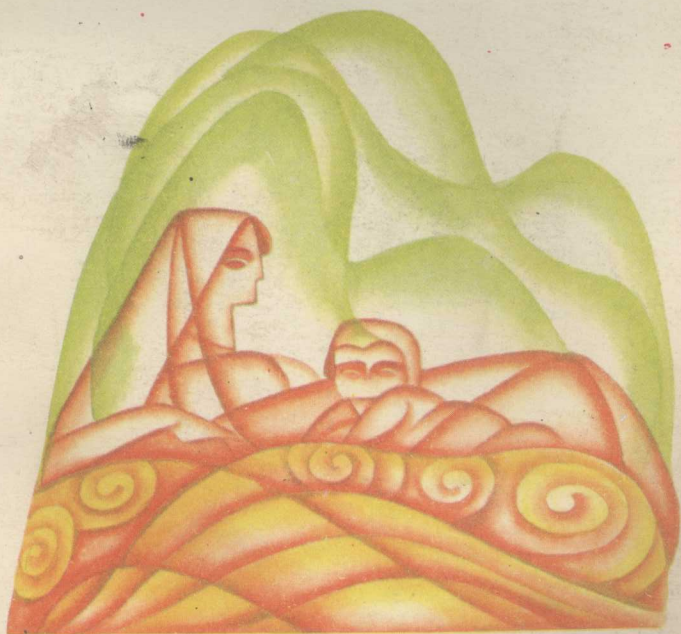




希望之城丛书

# 黄河的儿女们



希望出版社

希望之城丛书

934358

I 25 / <30>

# 黄河的儿女们

《希望之城》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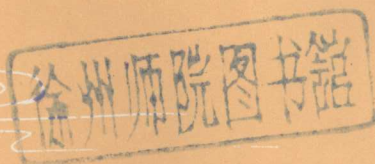
顾 问 马 洪

编 委 (按姓氏笔划)

李梦白 张秋怀

武文军 钱 锋

梁 骏



希望出版社



22261812



装帧设计：庄 凌  
瑞 成

责任编辑：薛蔚原



## 前 言

八十年代的中国，正在发生着传奇性的巨变。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新的经济结构、新的体制、新的思想和新的人在顽强地生长。人的能力、智力、精力和活力开始得到解放。走向解放的人们，从变革的现实中看到了地平线上灿烂的曙光。他们放开步子，用辛勤的汗水和真挚的爱，谱写着—部新的《创业史》，使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沃土上，烂若群星的新型城镇脱颖而出，发出眩目的光彩。千百万普普通通的城镇建设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但是，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共同目标，把他们的心紧紧结合在一起，于是，这些平凡的人便创造出了震撼人心的奇迹。他们，不愧是民族的精魂，是祖国的希望。

《希望之城》丛书，就是力图广角度、多镜头地反映这些荟萃着民族之魂的普通建设者的人生轨迹，描述他们美好的理想，坚毅的追求，顽强的拼搏，也道出了他们心中的苦恼和欢乐、失意和满足、遗憾和期望……

他们走过的这条坎坷不平的路，将启示着无数的有志者去深思，去探索、去奋进、去开拓。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给年轻的朋友们带来美好的憧憬和深沉的激励；也希望下一代和更下一代的人们能从中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城镇建设者的真实形象。到那时，他们一定会抚卷沉思，感慨地说：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

## 目 录

|                     |                     |
|---------------------|---------------------|
| 高歌慷慨五十秋·····        | 鲁正葳 ( 1 )           |
|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华·····    | 郝永年 鲍维娜 ( 29 )      |
| 为了男子汉·····          | 茅韵声 ( 40 )          |
| 黄土地哺育的农民企业家·····    | 闫文忠 ( 50 )          |
| 大地赤子, 草木知音·····     | 匡文立 ( 59 )          |
| 阿尔泰紫菀·····          | 鲁正葳 ( 73 )          |
| 《红楼梦》化妆师·····       | 关 龙 ( 81 )          |
| 在夹缝里跃动·····         | 马天彩 ( 99 )          |
| 路漫漫·····            | 郑世隆 ( 122 )         |
| 蓝星闪烁·····           | 白霄夏 ( 133 )         |
| 金秋的奉献·····          | 王 殿 姜荣华 ( 152 )     |
| 第二次出发·····          | 张庆豫 ( 182 )         |
| 男子汉的路是走不完的<br>····· | 王作人 刘希龙 李寿增 ( 209 ) |
| 在征服冻土的事业中·····      | 王 东 ( 229 )         |
| 北京来的大学生·····        | 云龙友 ( 243 )         |
| 生命之火不灭·····         | 李尚智 徐琪忠 ( 257 )     |
| 旋风从西部铁骑脚下腾起·····    | 作 人 希 龙 ( 272 )     |
| 爱之曲·····            | 玄承东 ( 281 )         |
| 后记·····             | ( 299 )             |

## 高歌慷慨五十秋

鲁正茂

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偉大的建築作品都會使人聯想起人民的天才和智慧的表現。

太陽出來了，皋蘭山北麓狹長斷續的河谷盆地中迸發出繽紛的色彩。滨河路垂柳洋溢出的令人愜意的气息飄進黃河南岸一所普通的紅磚樓房里。

這房子的主人便是著名規劃專家任震英。他心裡藏着大地的花朵和城市的線條，他的故事聯着這個城市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聯着世界自然遺產泰山勝景；聯着富麗堂皇的馬尼拉文化中心；聯着埃及的金字塔和毛里塔尼亞農民的紅色農舍；聯着黃河流域古老的窯洞民居；聯着許多人神往的天涯海角……

半個世紀的时光匆匆流逝了，他就是當年太陽島上的那個少年

蘭州的夏天是美麗的。1987年6月20日是任震英和夫人侯竹友的金婚紀念日。他們同四個女兒，四個女婿和七個孫子舉行一個團圓家筵。瞧！孫兒孫女把兩朵燙金字新郎新娘的小紅花別在爺爺奶奶的胸襟上。任震英給滿堂兒孫朗誦他寫給老伴的集句：“風雨同舟五十載，滄桑共歷數重天，世事

红尘千万里，真情碧海一辄然。”他神采飞扬，说话的节奏快而流利。也怪，看上去，坎坷的岁月并没有在他的皮肤上刻下相应的皱纹。此刻，令他心神激荡的天伦之乐和人生路上那些凄风苦雨的秋夜神秘地交织在一起。五十年过去了，生活的每一天都在他心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爱情和事业同样灿烂。他与她，投身抗日的烽火，迎来解放的曙光；唱着阳春白雪，唱着下里巴人，用理想和智慧在地球上谱写石头诗书。饱尝追求的苦与辣，在他古稀之年未衰的躯体里，那燃烧的生命依然充满了对生活与大自然的爱。

半个世纪，他与她，青梅竹马，志同道合，双双风雨同舟。

他，松花江畔一对教师的儿子；她，哈尔滨市道里斜纹街上书法家侯薪传的闺秀。

他，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市规划系的高才生；她，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

他，吹着《真善美》口琴，一曲“沈阳月”奏出东北同胞心声的那个少年；她，含着热泪，哼着苏联歌曲《血红的旗》，为抗日联军第三军绣红旗的姑娘。

他，在太阳岛上的俄式小屋里，在江上漂流的木船上，以斯特劳斯圆舞曲的口琴声为掩护，和战友们密谈国事的大学生；她，在三十六棚和电影院散发传单的女教师。

他，西服革履，风度翩翩，装扮成“贵家公子”而出生入死地在火车站接应东路游击区革命者的中共满洲省委地下交通员；她，打扮得雍容华贵，把抗日传单装进时髦的手提包，在公共汽车上大模大样地抹口红，巧妙地躲过敌人搜查

的“阔小姐”。

他，把情报夹在《圣经》里，与她手挽手地出入道里卫斯里教堂；她，变卖金手镯为抗日游击队员交住院医疗费。

他与她，1937年农历三月初八凌晨，冲破日本宪兵的大搜捕，在南去的列车上，身着结婚服饰扮成新婚夫妇，辗转山海关、北京、西安，来到兰州，走进了互助巷那个雕梁画栋、青瓦朱柱的月洞门。这里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谢觉哉同志所在的八路军办事处。

从此，他以建筑师的身份，她以苏联外交官的中文教员的身份，开始了在兰州的革命生涯。直到解放战争胜利。

五十年后，谢觉哉夫人王定国为祝贺任震英夫妇来兰五十周年题词：“建设新兰州的功臣。”这一句话里可以引出他生活中辉煌的一页。

那是1949年8月26日深夜。巷战的硝烟在兰州城里弥漫，战火在市区的黄河中山铁桥上燃烧。这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进的唯一通道，必须立即抢修。下榻在兰州市“三爱堂”的彭德怀副总司令员急切地问兰州地下党负责人罗扬实：“兰州有共产党员工程师吗？”

“有！有个姓任的。”老罗说明情况之后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他急匆匆奔向西北新村16号，扣响了任震英的家门。两位战友很快商定了一个抢修方案。

“工程师同志，你造过铁桥吗？”彭总操着浓重的湘音问任震英。

“没有。我盖过楼房，修过公路桥。”

“唔！就由你领着干！”

任震英很快找到四位工程师，集结了200多工匠，苦战

八个昼夜。彭总两次来桥上视察慰问。当被炸毁的铁桥修复通行，部队浩浩荡荡渡河西进的时候，彭老总紧握任震英的手：“你为抢修黄河铁桥立了一功！”还说，城市已经归于人民，要好好建设人民的城市呵！

描绘共和国的第一张城市建设蓝图，他爱上了大西北的这片黄土地  
“新兰州是他看着长大的。”都这么说

解放了的兰州，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任震英的肩头。那么，新兰州的蓝图从何着手？他漫步街头，重新审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个土黄色的城市。

记得他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兰州是个啥样呢？他妻子说，像个东北的大屯子；他的日记是这样写的：万里遨游，白二关山无尽头，山高穷且陡，水恶声似吼，四月柳条抽，百花无锦绣。一阵狂风不分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那年他25岁。不久，在他写的抗日歌词中说，我们爱那英挺的祁连山，更爱黄河奔流几千里，跨上塞上的战马，奔向抗日前线去……。谢老看了这首歌，说：“看来，你爱上了这块黄土地，很好呀！等着解放吧。”

眼下是五十年代初，兰州依然是三黄五地：黄水、黄土、黄风；城关、盐场、七里河、安宁、西固五块小区；人口和面积比八十年代小10倍；没有一寸柏油马路，没有一辆公共汽车，没有自来水；歪歪扭扭的店铺和低矮的土屋挨挨挤挤；黄河上下仅有一座5米宽的铁桥，“欲渡无舟楫”原始的羊皮筏子是水上唯一的摆渡工具。“得！得！小西湖走

了！庙滩子走了！”车夫们吆喝着古老的马车穿过闹市，颠簸在坎坷狭窄的土路上，马的肚带上挂着滴滴泥浆。去一趟西固城，得骑毛驴在沿河的羊肠小道上蹒跚一整天。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西北大厦”便是当时兰州的建筑之最。

这个唐玄奘、霍去病驻马之地，进入公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虽说远古时代的丛林小溪无处寻觅，但毕竟已不是十九世纪最后修葺的那个周长六里二百步的内城了。

任震英站在兰州的制高点三台阁扑捉兰州的特色。“这大山大河是大自然赋予兰州的健康骨架，两岸果园菜畦，城乡相互交错，这是中外不多见的。”我国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在丰富多采的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他博览群书，想到了古代为天子修建的紫禁城，想到了十五岁那年读班固的《西都赋》和《两京赋》“古人的规划传统了不起哟！可兰州的规划怎么搞？”当时全国尚无一家可以借鉴的现成经验。他凭灵感和勇气，和他的助手们登上武都路一间临街的小阁楼，跪在地板上，用衣袖拂去尘埃，开始绘制建设新兰州的蓝图。晚餐，一碗热冬果，支撑困倦的身子迎来黎明。

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为年轻的共和国拿出第一个被批准的城市规划的人。

1954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兰州总体规划方案。苏联专家巴拉金曾赞美他制定的兰州规划生动优美，另一位专家站在皋兰山巅对任震英说：你的蓝图多么富有想象力呵！

国家把兰州列为“一五”期间第一批重点建设城市，一批骨干项目在这里动工。当时任震英随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出访苏联和罗马尼亚，兰州的城市总体规划正在莫斯科世界城

市规划展览会上展出。可是归国后等待他的“通知”是“老老实实交待反党罪行。”他被卷进反右扩大化的旋涡中去了。一顶右派帽子扣在头上，不许躲闪，他险些倒下来。几位工人朋友来到他家，拉着他的手哭了：“任师傅，你那么好的怎么成右派了？”市长孙剑峰含着眼泪，安慰他。他却说：“你不要哭！他们会说你没有立场。”

是他的运气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专业知识！反正他是带着紧箍咒为建设兰州而忙碌。五十年代末期兰州的建设热潮有公刘的诗为证：“市声喧嚣，人群掀起彩色的波浪，各路口音，各路的梳妆，过往行车驻脚，就能在身边发现故乡。”六十年代，城市初具规模，吸引中外专家来这里观摩。

他在湟水之滨做了“牛棚客”，树枝当笔黄土当纸依然画“兰州”

1961年，在他完成北京人民大会堂甘肃厅的设计之后，“右派”被平反了。他在自己的床头贴了一条字：“前既见古人，后又见来者，念天地之无穷，宁居荣辱上下。”

风云突变，“文革”中厄运又一次无情地向他袭来。几顶时髦的帽子扣在他头上：什么为反动头目盖过兴隆山别墅，是“残渣余孽；修铁桥，与彭德怀打交道，还要在白塔山为彭德怀树碑立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跟苏联专家在皋兰山顶窃窃私语，“里通外国”；中央主持城市规划的大人物已被炮轰了，这人曾夸奖过任震英一手炮制的兰州规划……17条罪状送他进了“牛棚”。造反派说：“任震英你

算彻底完蛋了！”他说：“请你们放心，共产党完不了，我任震英也完不了。”造反派火了，狠狠地踢了他两脚。他心里难过极了。写信给妻子说，我暂做“牛棚客，永为马列人”，待到“红日东方出，长安梅又春。”

他蒙受不白之冤，他制定的规划被当作宽大平直的“黑样板”批判。那年月，还讲什么城市科学！“点头规划”，“跺脚定点”，见缝插针搞建设。结果呢？本来规划的庆阳路走向，一条笔直的线型变成了两处弯道的大弧线，使交通流量大的南关什字成了折线，在十字交叉路口人为地造成了两个锐角、两个钝角。

有那么一天，“四人帮”时期甘肃的当权者下了一道命令，把滨河路的绿带，不论开花的、长叶的，统统拔掉。什么红花绿叶香喷喷的，腐蚀人们的灵魂，消磨人民的斗志。这太平花，花名就不革命嘛！这龙爪柳弯弯曲曲太没骨气了；这样浓密的树丛，青年男女晚上谈恋爱，有伤风化；灌木丛能隐藏坏人，可首长的小卧车常经过这里的。

园林工人拔完西半段的绿篱，实在不忍下手，含泪恳求一位负责人：“是否保留一部分柏树篱笆？”回答是，可保留一些，但要砍掉挡住视线的枝枝叶叶，以保护首长安全。于是出现了“柏树脱裤子”的奇观，实际上连“上衣”也脱了，只保留一个“头”。就这样，如同任震英的命运，惬意的花丛被毁掉了，滨河路黯然失色。

那怕每一片小树叶，每一个小花瓣，都有它自己的生命。任震英夫妇的命运之舟驶向哪里？

他，在湟水之滨做了七年零三个月的“牛棚客”，曾被绑在西干道电杆上示众；在洞子村看菜园子；在西大沟烧

“老虎洞”，每月只领到20元生活费。拉大粪车，屎尿溅到他脸上，他用衣袖擦擦面颊，说：“这也是我有罪，我这个工程师把粪车没设计好。”

她，忍辱负重，于危难中独撑家门，靠变卖家具，靠胞姊的接济拉扯五个孩子。抄家的人要她揭发丈夫的反党罪行。她说：“我们和党一条心，爱都爱不过来呢。”她哭着说：“震英，挺住，别倒下。他们不承认你是党员，我承认。相信总有一天会雨过天晴”。

时至八十年代，当人们问起他，在那最艰难的岁月里，你是靠什么活下来的？他说：“一句话，靠对共产党的信念，信念比空气和水更重要。”用一位朋友的话来说：难也，奇也，伟也。用他小孙子的话来说：“爷爷住在牛棚，用树枝当笔，黄土当纸，也要坚持搞规划。爷爷常说，搞城市规划不是一代两代人能够完成的，要一代一代继续搞下去。”

兰州是他的代表作，白塔山

是他作品中的精采之笔

“东方奔来一头牛，俯首金城五十秋，鞭挞辱骂全不顾，耕耘荒野变绿洲。”原兰州市市长王道义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任震英半个世纪的人生之路。

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

“兰州在哪儿？”“兰州在西边天上。”于是，一位女记者来了，特意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原因是兰州的污染比雾都伦敦还厉害，兰州的太阳象月亮。一位外国驻华使节背着

水壶来了，怕兰州的大沙漠里没有水喝，不是说“大漠孤烟直”吗？一向封闭的兰州在外地人的心目中，是那么遥远，那么荒凉可怕，那么不可思议。

然而，改革的大潮毕竟涌过来了。诗人公刘重访兰州，站在南关什字发出这样的感叹：“啊！我仿佛躺在母亲的怀抱中了”。对，兰州的地理位置恰在中国的中轴线上，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里早就提出了全国建设以兰州为中心的蓝图。今日兰州，兼有山河之胜，虽不能与深圳那样的现代化城市媲美，也不再保持兰州中世纪的田园风光。

兰州，这个妩媚的带状城市，座落在由暗紫色、桔红色、灰绿色及杂色砂砾、泥、灰岩构置成的这片美丽的国土上。河心滩地、冲积洪积平原，河谷阶地和被分割的黄土梁峁组成了市区的地形单元。黄河纵贯全市，向西延伸的20里滨河风致路和白塔山公园成为兰州的正面形象。昔日的古戍残堡荒冢旷野，已变为壮观的西固工业区。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使神气十足的统办大楼成为七年前的兰州高度。南北两山开始变得草木青青。这个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古城罩上了现代城市的色彩，吸引全国的“会海”西移，在那些比候鸟还机敏的游客心中激起了对兰州的初恋。

1981年，国家城市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陈占祥访问兰州。他兴冲冲地登上白塔山牡丹亭，对陪同他的任震英说：“啊！看到的兰州比想象中的兰州好得多。兰州好比早晨刚起床的姑娘，经过梳妆打扮，她会变得丰满俏丽，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兰州已经插上了一朵鲜花，那就是这黄河边上的白塔山。不过，这形象孤立了些。这形象应当有序曲、变化、高潮，应当在动态中逐渐显露。请设想一下，将来游客进入

西固到市区，沿途是宽广的快速道，先是壮观的工业区，接着一片开阔田野，进入七里河、小西湖到新桥，南有文化宫和古烽火台两个山包，中隔雷坛河沟，自然地形优美；到西关又忽然开旷，白塔山隐约在望，最后到白塔山形成高潮。

陈占祥拍了拍任震英的宽肩膀：“新兰州是你的代表作，白塔山可以说是你作品中的精采之笔。”

这是建国30多年来，第一次由一位内行对兰州的规划和建设作出的评价和建议。其实，陈占祥的兰州之行是有机缘的。

“50年代兰州人民背冰上山植树造林，任震英利用城内拆除的支离破碎的古建筑零件，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在干巴巴的白塔山建成了拥有殿阁亭廊的三台建筑群大公园。”1980年，在马尼拉召开的国际建协会上，任震英、陈占祥等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使外国建筑师翘起了大拇指，产生了访华的愿望。殊不知，这个古朴典雅的高山公园是任震英在逆境中对人民的奉献。

那是1958年，右派的阴影笼罩着他的心头。有一天，市委书记王观潮召见他：“听说你吹过牛皮，你能把荒山变公园，能吗？”“能！只要你信得过，给我工程指挥权。”“行！”王观潮很干脆。一言为定，任震英上了山。

瞧这白塔山，海拔1700米，童山濯濯，一座古塔，数楹破庙，七株柏树。跟他一起工作的难友马文俊说，这是个干山和尚头，遇雨水土流，草木难生长，人人发忧愁的地方，没水啊！什么愿望都是空想。可他说，不下雨也不求，蓄、引、提并举，清泉处处流。他以“要与万寿媲美，姑苏名园不孤”的决心，亲自在五合板上画了36张施工祥图大样，白天和工

匠一起干活，晚上研究方案，终于将古典形式与新时代的内容融为一体，仅用40万元投资，13个月完成6000平方米建筑。那一砖一木，一瓦一石都是人力抬上山的，从投资之省，速度之快，可以想见他和工匠们付出了多少艰辛。当时他把草图寄给了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梁先生写信给他：

“我非常欣赏你的‘回锅肉’，它为兰州添了一景。这就是后来他在《人民中国》月刊1984年10月号发表的日文版《我的半生之地——兰州》一文中抒发的白塔之情。

29年后，王观潮夫妇故地重游，同任震英在兰州重逢。王夫人对任震英说：“观潮想你。”有人一旁插话：“你想？是你把他打成右派的”。王观潮笑着说：我有罪，我有罪。”其实，他们早就成为好朋友了。

“山多情，水多情，人多情，  
我似情人脉脉脚步总难移”

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他在担任兰州市副市长前夕，他在市规划局第三次任规划局局长时亲自主持修订的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又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各省市修正规划的第一家。他高兴地说：“四人帮打倒了，我也返老还童了。”

“西域天辽阔，丝路古艰难，奋身一展翅，举足万重山。疏勒饮甘泉，楼兰复玉关，东风吹我去，计日凯歌还。”这是1981年10月26日他由兰州飞往新疆喀什途中写的。他说，我这人有个习惯，走到哪里，看过古迹名胜、风土人情，总要写上几句“顺口溜”，非诗，非词，作为自己的日